

海安市曲塘镇周桥村

龙虎桥

2001年海安市曲塘镇周桥村和龙虎村合并时,为村名问题两个人曾有过争执。有一位老先生说龙虎村很早以前有一座龙虎桥,架于村南一条小河上,桥北为虎头石墩、桥南为龙头石墩。自从建了龙虎桥,村里人遇事就会起个纠纷,常常为一点小事闹得面红耳赤。有人指点说,都是因为建了这座龙虎桥坏了村里的风气。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桥南的龙头石墩凿掉,使龙虎桥就变成单一的虎头桥。“虎”和“富”谐音,这样才能停止村人不和。于是在一个深夜,龙虎桥南的龙头石墩“不翼而飞”,至今下落不明。说也奇怪,打那以后,村里百姓少了口舌,遇事也能够商量办理了。

老先生的意思说得很明白,既然是两村合并,就要心存善念、多做善事,和气生财、和顺得福。而不能龙虎相斗,两败俱伤。于是合并后的村名决定冠名周桥,再也没有争议,反而更顺应了民意,祈愿着周桥村凡事和美,一切周全、美好。本报通讯员余澄

海安市角斜镇 五虎村

海安市角斜镇五虎村是一个有着深厚历史的行政村。解放前很穷,荒草丛生、乱坟聚集,放眼望去只有五间虎头屋(注:虎头屋,上个世纪60年代前南通农村的草房,大都为南北向,且窗开在南北顶端,外形貌似老虎头。),因而得名五虎村。五虎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该村下辖的一个自然村“天奎村”系用革命烈士王天奎的英名来命名。解放战争年代,这里曾经作为我地下党的大后方。

解放后,这里又出现了享誉全国的角斜民兵团女炮班,班长就是赫赫有名的曹莲凤。她是中共中央九大、十大代表,十大主席团成员,还受邀参加建军90周年庆祝大会,在五虎村乃至整个角斜镇都家喻户晓。

五虎村是海安市小康示范村。 本报通讯员康传广 沈小洪 周文娟

南通地名中的「虎」

老虎头、龙虎桥、清虎村、老虎尾巴镇……

如东县大豫镇 陆虎儿桥

在如东县大豫镇南坎社区北首,与长沙镇北坎村交界的掘坎河上,一座桥梁飞架南北,每天人流如织。这座桥,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它就是当地百姓口口相传的“陆虎儿桥”。

陆虎儿桥见证了当地人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全过程,但关于它的始建时间已无从考证。相传,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之间,在范公堤外有一个陆姓的老渔民,以下海捕捞为生,住在当时的凌边村附近,每天都涉水经过海滩上的小凌边河,由于捕获的渔货比较多,回来时挑着过河十分不便,于是自己掏钱买了几根木头,加工成木板和木桩,在凌边河上搭了一个长二丈、宽二尺、四根木桩的简易木桥,既方便了自己,也方便了别人。因陆姓渔民的小名叫“虎儿”,所以,当地群众就把这座木板桥命名为“陆虎儿桥”。

本报记者杨新明

启东市海复镇 清虎村

清虎村位于启东市海复镇东首,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和深厚文化底蕴的东南中学抗大九分校就坐落于清虎村。

据了解,清虎村是以烈士沈连清、施朝虎的英名命名的。沈连清,1926年出生,1945年入伍,1946年在淮海战役中牺牲。施朝虎,1922年出生(又说1925年),1942年入伍,1944年牺牲。两位烈士牺牲后,为了纪念他们,家乡人民把村名改为清虎村。英烈的名字成了后人唯一可凭吊和追怀的。

与海复镇清虎村还有关联的烈士就是梁永仁。梁永仁,笔名马力,1920年出生在海复镇。后来参加东南警卫团,由于擅长写作,被分配到苏中四分区机关报《江海报》任编辑。

本报记者黄海

崇川区天生港镇 老虎头

老虎头位于天生港镇街道五星村钱家渡和兴福路交界处,是五星村村民前往唐闸镇的必经之路。传说以前这里有个龙卷风形成的深潭,因形似“老虎头”而得名,后来因开河被填平,但这个名称已经和这片土地密不可分。

“说到老虎头就不能不提南宋末年的文人钱仲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严金凤告诉记者,五星村曾居住过一位名人,并吸引了当时的著名画家前来“采风”,这幅画现在是国家一级文物。

时间回到南宋末年,因为宋金两军对峙,原籍姑苏的文人钱仲鼎来到南通定居。他悄悄隐居到如今的五星村地界,在此基础上,钱家世代繁衍,逐渐建成钱家老园,距老虎头的直线距离只有200余米。钱仲鼎的好友、闻名遐迩的大画家赵孟頫专门为钱仲鼎画了一幅《水村隐居图》,历经千百年辗转流传,这幅画上有48名文人雅士的题词、题诗,乾隆皇帝也曾在此画上题词并加盖玉玺。

随着时间的推移,老虎头、钱家老园、“老虎庙”都已不复存在,但这个故事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本报记者袁晓婕

海门区四甲镇金跃村 虎跃桥

在现在的海门区四甲镇金跃村,有一座桥,叫作虎跃桥。

当地人员透露,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四甲镇有一个跃进大队,后因那里的村民没有条件住上漂亮宽敞的房子,就地取材用河边芦苇根和上稀泥堆砌成房子,而房子的门设置比较大,像老虎张大的嘴巴,被大家戏称为“虎头房”,跃进大队便更名为虎跃村。1995年,随着虎跃村建起了第一条贯村水泥路,连通南北、连接四甲镇区的虎跃桥也随之诞生了。

一桥架架虎跃村,奠定了虎跃村蝶变发展的基石。孩子去镇上上学,村民外出做生意,“虎头房”变身“砖瓦房”,虎跃村村民的日子蒸蒸日上。

本报记者陈静 本报通讯员冯小卫 彭秋凌

制图:李翔

延伸阅读

辞别牛年,迎来虎年。你知道吗?“虎”字广泛存留于南通的地名里,除了本版提到的7处,还有通州区兴仁镇沈家老虎庄、如东县马塘镇虎头池、如皋市磨头镇老虎庄……

如果您知道这些“卧虎”之地背后与虎有关、光怪陆离的乡土故事,欢迎来稿,与读者分享。

老虎尾巴镇是启东的一个老镇,现属于南阳镇。同所有的老镇一样,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今的老镇已经很冷清。

据镇上老人说:当年老虎尾巴镇很热闹,上个世纪40年代,老虎尾巴镇街巷两边都是门店铺子,有面包店、棉花店、粮站、小卖铺、棉布店,外面还有城门,城门上有守卫持枪把守,没有允许是进不来的。

1953年老虎尾巴镇就并到少直公社了,很多店铺都往乡政府所在地日清河那边搬,而且北边海复镇也在加速发展。店铺少了,人也待不住了,老虎尾巴镇便渐

渐没落了。

著名作家王周生的家乡应该就在老虎尾巴镇。2019年回到家乡启东的王周生写了《想起了张謇》一文,文中是这样描绘老虎尾巴镇的:“我家上溯三代栖息在海复镇一个叫元和埭的村子,如今这里有一个很美的名字——糖坊村。祖辈们不曾想到后人给这块土地如此美丽的命名,一直以来,他们叫这里‘老虎尾巴’。老辈人说,几百年前,陆地塌陷海水覆盖,从海上漂来许多物件,每当退潮之际,穷人前去打捞,于是这里成了‘捞货尾巴’。后来,滩涂渐露,陆地形成,‘捞货尾巴’无货可捞,启东方言里‘捞货’变‘老虎’,久而久之,成了‘老虎尾巴’”。

本报记者黄海